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三

品藻上

管子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丨丨也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管子鮑叔曰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千萬人之上晏子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丨丨丨丨丨也君子細人晏子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丨丨也相三

君而善不通下晏子丨丨也直稱之士正在本朝晏子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
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嚉然曰諸侯之交紹而
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嚉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
不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軫方轂圓子華子夫子丨丨而丨丨者也將無乎而不可人之
準繩子華子仲尼丨丨丨丨也國之雋老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
丨丨丨丨也丨命善命惡尹文子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丨丨者也
頑嚚凶愚丨丨者也逢衣徒列子丈人曰汝丨丨丨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堅
白之昧終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

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丨丨丨丨

存乎蓬艾之閒丨丨莊子夫三子者猶丨丨丨丨丨丨若不釋然何哉

畸人莊子子貢曰敢問丨丨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注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

風波之民莊子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謂之丨丨丨丨

枯槁不舍莊子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丨丨丨丨也才士也夫

博大真人莊子關尹老聃乎古之丨丨丨丨哉

稠適上遂莊子其於本也廣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丨丨而丨丨矣

么麼俊雄鶡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丨丨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丨丨動即明白

蚤虱之細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

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者也

革車千乘不如獨過一言 韓非子趙簡子曰與吾得｜｜｜｜｜｜聞行人｜｜之｜｜也

通士公士直士慤士 荀子有｜｜者有｜｜者有｜｜者有｜｜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可謂慤士矣

以分異人為高 荀子恐情性綦谿利跂荀｜｜｜｜｜｜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

倜然無所歸宿 荀子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

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怪說琦辭荀子不法先生不是禮義而好治丨丨玩丨丨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斂然聖王之文章荀子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奥窔之間簟席之上丨丨丨丨丨丨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上愚荀子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戇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老身長子不知惡見上勁士荀子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矣篤厚君子荀子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矣大儒之稽荀子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也獨立貴名荀子通則一天下窮則｜｜｜｜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雅儒荀子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者有大儒者溝瞀荀子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修也其愚陋｜｜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雅文辯慧荀子所以說之者必將｜｜｜｜之君子也千歲之信士荀子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

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矣

大忠次忠下忠 荀子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矣

上勇中勇下勇 荀子有｜｜者有｜｜者有｜｜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財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國寶國器國用國妖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也口言善身行惡｜｜也

續然大夫 荀子子謂子家駒｜｜｜｜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

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
力〻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注續言
補續君之過**魁士名人**呂氏春秋不疾學而能為**瞑士**
不能與功用　｜｜｜者未之嘗有也
呂氏春秋｜｜未**文錦練染**淮南子故莞子｜｜止雖
嘗照故未嘗見　醜登廟子產｜｜也美而
不**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楊子｜｜｜｜｜｜**如玉如**
尊　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瑩爰變丹青楊子或問屈原智乎曰｜｜｜｜**書肆說鈴**
｜｜｜｜如其智如其智
楊子好書而不要諸仲尼｜｜**佗則答**楊子老子之言
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也　道德吾有取焉
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牛羊用人**楊
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　子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之｜｜**雖隣不覿**楊
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腠臘也歟｜　子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丨丨丨也

莊周少欲鄒衍自持上見

君子不妄揚子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丨丨妄乎丨丨

多知為雜揚子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何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丨丨丨丨惟聖人為不雜

聖人不雜上見

蜀莊沈冥揚子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丨丨丨丨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注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沈冥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揚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絕德絕力揚子或問丨丨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

鼎杅牛非丨丨耶**蛛蝥之靡**揚子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

忌實丨丨丨丨丨也爲可謂之義也**蕭規曹隨**揚子或問蕭曹曰丨也丨丨也丨**槧人**揚子

或問叔孫通曰丨丨也**虎哉虎哉角而翼**揚子或問酷吏曰丨丨丨丨丨丨也**貨**

殖蚊揚子或問丨丨曰丨**不純師不純表**揚子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丨丨行丨丨丨

古之膚使揚子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没身不屈王命雖丨丨丨丨丨其猶劣諸汪膚美也**應**

諧不窮正諫穢德揚子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應諧似優不窮

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

人也其為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魚質龍文**

抱朴子｜｜｜｜｜似是而非遺水而喜見獺即悲

七制之主可以即戎文中子子曰｜｜｜｜其人｜｜｜｜矣注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

諸葛無死禮樂有興文中子使｜｜亮而｜｜｜｜其｜｜｜乎

動權靜至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也｜其｜也｜其顏氏之流乎

善藏其用文中子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知哉太初善發其蘊

天之直人文中子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也徵也遂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荀史陸文文中子子謂荀悅史乎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多可少怪文中子達人哉山濤也｜｜而｜｜

閑關人文中子溫彥博曰劉伶何人也子曰古之｜｜｜也

顏冉之器文中子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

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三才九疇屬布衣見上幹輔丨文中子或問韋孝寬子曰丨矣問楊愔子曰丨矣曰簡敬文中子或問謝安子曰丨矣問王導子曰丨矣久於其道鍾美於是文中子薛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真漢相文中子子謂魏相丨丨丨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國語公使趙衰為卿辭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人傑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丨丨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重厚少文 史記高祖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丨丨丨丨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閱覽博物 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丨丨丨丨君子也

真將軍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至子卿起曰此丨丨丨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

猶龍 史記老子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邪

老子隱君子 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也

慘礉少恩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

烈丈夫 史記伍子胥傳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孰能致此哉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傾危之士 史記張儀傳贊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

其衜道要之此兩人真｜｜｜｜哉

智囊 史記樗里子傳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

滑稽多智 見上

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孟荀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

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

為燕尾生 史記鄒陽傳蘇秦不信於天下而｜｜｜｜｜

秀才 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召置門下甚幸愛

國士無雙 史記淮陰侯傳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

握齱 史記酈生食其傳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

木偶人衣綺繡 史記任安傳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

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令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之｜｜耳將奈之何

國器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為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

才氣天下無雙 史記李將軍傳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自負其能數與北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蒼鷹 史記郅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冠狗 漢書五行志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也注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

道人

漢書五行志｜｜始去注服虔曰有道之人去

千里駒漢書楚元王交傳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

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漢書景十三王傳贊｜｜｜｜｜｜｜｜河間獻王近之矣

是非頗謬於聖人漢書司馬遷傳贊又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良史之材見上

小雅巷伯之倫見上

口諧倡辯漢書東方朔傳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

揚｜｜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見上詼達多端見上依隱玩世見上滑稽之雄見上

近古之逸民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也

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漢書貢禹傳朕以生有｜｜｜｜｜｜｜｜｜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耆艾魁壘之士漢書鮑宣

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

鄒魯大儒漢書韋賢傳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

天士漢書李尋傳㧞擢｜｜任以大職注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國之司直漢書盖寛饒傳贊盖寛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無以加也

節亞翁歸漢書何並傳贊何並之｜｜尹｜｜云

士之高致漢書蕭望之傳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也按朋鄭朋

好節士漢書蕭望之傳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勸望之自裁

儒宗漢書蕭望之傳贊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近古

社稷臣見上心如金石後漢書王常傳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有宰相器後漢書冦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折衝千里之威後漢書賈復傳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方任以職勿以擅除此太僕之室後漢書祭肜傳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太僕吾之禦侮也按肜時為太僕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後漢書祭肜傳論祭肜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入請符以立信蠻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陣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武

節剛方動用安重見上大才晚成後漢書馬援傳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援況援兄

井底蛙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後漢書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

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後漢書韓棱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海內奇士後漢書臧洪傳中平末棄官還

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才畧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以通博之士因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後漢書宣秉傳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崇英逸偉 後漢書蔡邕傳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不墜於地

荀君清識難尚

鍾君至德可師後漢書鍾晧傳時晧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

｜｜｜士之模楷國之楨幹後漢書盧植傳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也

一日千里後漢書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王佐才也

幹國之器後漢書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

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後漢書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

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後漢書郭太傳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月旦評後漢書許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焉

琨玉秋

霜後漢書孔融傳論懍懍焉皜皜焉其與｜｜｜｜凡質可也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後漢書謝夷吾傳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仁足濟時知周萬物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志武帝紀注孫盛異同雜語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太祖大笑噓枯吹生魏志武帝紀注張璠漢紀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冠世之懿魏志武帝紀注河間張超稱袁遺有｜｜｜｜幹時之量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傅暢晉諸公贊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名秀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有名號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魏志邴原傳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

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三人為一龍 魏志華歆傳注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裴樂優劣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荀綽冀州記楊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二兒之優劣即｜｜｜之｜｜｜也

子許少欲文生多情 魏志衛臻傳注郭林宗傳曰臻父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埀名按子許茲字

一時雄兒 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

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吳漢之徒已殄滅天下英
矣又曰姜維自｜｜｜也與某相值故窮耳

雄唯使君與操耳蜀志劉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
今｜｜｜｜｜｜｜｜｜｜｜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先
主方食失匕箸

臥龍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屯新野徐庶
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者｜｜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

伏龍鳳雛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
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
間自有｜｜｜｜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管蕭亞匹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
政理抑亦｜｜之｜｜也

絕倫逸羣蜀志關羽
傳羽聞馬

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

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
髯之｜｜｜｜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南州冠冕

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丨丨士之丨丨由是漸顯

非百里才

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丨丨丨丨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國之元寶

蜀志秦宓傳注劉焉表薦任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丨丨丨丨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

廊廟器

蜀志許靖傳評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丨丨丨也

歎述不去口實

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丨丨足下丨丨丨丨

挾張

蜀志鄧芝傳孫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厷丨丨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

掞音夷念反或作豔盖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筆妙舌妙刀妙吴志吴主傳注沈友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嘿然莫與為對咸言其丨之丨丨之丨丨之丨三者皆過絶於人生子當如孫仲謀吴志吴主傳注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没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宗室顔淵吴志宗室傳注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嘗稱為丨丨丨丨蜀之揚雄今之仲舒吴志闞澤傳注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盖丨丨丨丨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丨丨丨丨也東南之美非徒竹箭吴志虞翻傳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

之治易乃知｜｜｜｜者｜｜｜｜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當今無輩 吳志張溫傳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

是我輩人 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

今日顏子 晉書羊祜傳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之｜｜也

子奇甘羅之儔 晉書裴秀傳度遼將軍毋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兼包顏冉游夏之美

顏若武庫五兵縱橫 晉書裴頠傳弘雅有遠識博學

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一時之傑也　杜乂膚清叔寶神清晉書衛玠傳劉恢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恢又云丨丨丨丨丨丨丨　雅素佳士晉書譙剛王遜傳承行達武昌釋戎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

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丨丨丨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鈆刀豈不能一割乎按承譙剛王遜子　人之領袖晉書魏舒傳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丨丨丨丨也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智傳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

參軍孔顗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因辟彬為鎧曹屬超然元著晉書王戎傳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璞玉渾金晉書王戎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

傳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束長竿欽其寶莫名其器見上瑤林瓊樹風塵表物見上用長用短見上緩緩如束長竿見上當從古人中求晉書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耳口中雌黃晉書王衍傳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

更世號｜｜｜｜｜朝野如珠玉在瓦石間晉書王衍傳衍儁秀有令
翁然謂之一世龍門矣
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
中｜｜｜｜｜｜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
壁立千仞其為
入所尚如此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見上神峰太儁晉書王澄
傳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
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衍曰誠不如卿
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
有言輒云已經平
子矣按平子澄字落落穆穆見上已經平子見上人之水鏡
晉書樂廣傳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
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
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
｜｜｜｜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若披雲

霧而覩青天見上森森如千丈松晉書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
丨丨丨丨丨丨雖礧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大厦棟梁見上有孫孟之風
嚴鄭之操晉書李重傳沈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
山縕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按沈劉沈原霍原萬物不能移晉書阮咸傳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丨丨丨
丨丨丨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兼有諸人之美晉書阮裕傳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
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韻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
丨丨丨丨丨丨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

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丨丨丨丨丨丨

木屑霏霏

晉書胡母輔之傳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丨丨丨丨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按澄王澄

兖州八伯

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𪊲伯凡八人號丨丨丨丨蓋擬古之八儁也

四伯

晉書羊聃傳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丨丨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滑伯而聃以狼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八達

晉書光逸傳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

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按逸字孟祖輔之胡毋輔之｜｜懸河瀉水晉書郭象傳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注而不竭

靈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晉書陸機傳賛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伐吳之役

利獲二俊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晉書陸雲傳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在乎四五之間晉書陸喜傳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元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

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寐矣

百代文宗 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遠超枚馬高躡王劉｜｜｜｜一人而已

連璧 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搆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

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晉書孫楚傳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

一詠一吟許將北面 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矣按許謂許詢

吏非吏隱非隱

晉書孫綽傳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晉書吾彥傳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

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晉書索綝傳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

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因有干其志者默識通人張茂先每言｜｜｜｜｜｜｜｜｜｜｜｜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

勞似孔明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道韻平淡晉書郗鑒傳彥輔｜｜｜｜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按彥輔樂廣

南金晉書顧榮傳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也書奏皆納之

金玉其質見上

荒萊特茁鹵田善秀晉書楊方傳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

奬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顧之如方者乃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資質巳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按恢諸葛恢循賀循

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晉書桓彝傳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過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

海岱清士見上

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晉書王湛傳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渡江名臣皆出其下晉書王承傳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

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稱愛焉｜｜｜｜王導 中興第一
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為中興第一見上

無官官事無事事心 晉書劉惔傳孫綽為之誄云居官｜｜｜之｜處事｜｜｜之｜時人以為名言

勃窣為理窟 晉書張憑傳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按惔劉惔

公才公望 晉書虞駿傳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而無公望丁潭有｜｜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諂道佞佛 晉書何充傳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於｜二何｜於｜

正

字拔人晉書蔡謨傳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克蔡謨父

向謂問人不謂問位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君侯｜｜｜｜｜｜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未若長卿慢世晉書王徽之傳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也

小者佳晉書王獻之傳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

故之知獲士一人有半晉書習鑿齒傳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悦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吴利在二陸今破漢南｜｜裁｜｜｜｜耳

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晉書顧和傳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生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按導王導

山南有人晉書何琦傳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為何公真止足者也

野鶴在鷄羣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之｜｜｜

立為顏回壽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晉書文立傳師事譙周門人以｜｜｜｜陳｜李｜｜｜｜｜｜｜｜

寒素之死

病榮達之嘉名晉書王沈傳空嚚者以泓噌為雅量璅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為超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菴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

｜｜｜湘中琳瑯晉書羅含傳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之｜｜按君章含字

才絕畫絕癡絕晉書顧愷之傳俗傳愷之有三絕｜｜｜｜｜

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晉書褚裒傳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亦｜

孫仲謀晉宣王流亞晉書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之｜｜也

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

固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晉書劉元海載記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丨丨丨丨丨丨丨道由人立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姿宇神調英雄之魁晉書劉曜載記岳從容謂曜曰劉生丨丨丨丨丨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丨丨丨丨卿其人矣按岳崔岳

吾門標秀晉書慕容皝載記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丨丨丨之丨丨乃佐時之良器也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晉書姚興載記

謂其黄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儁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為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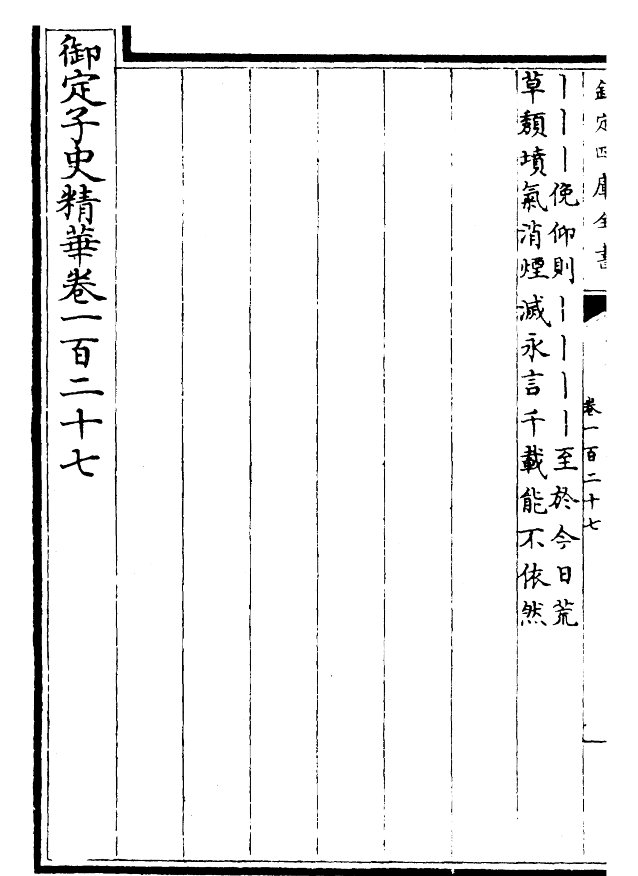
西方英儁見上

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

晉書馮跋載記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馬藻令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何識子之晚也按素弗馮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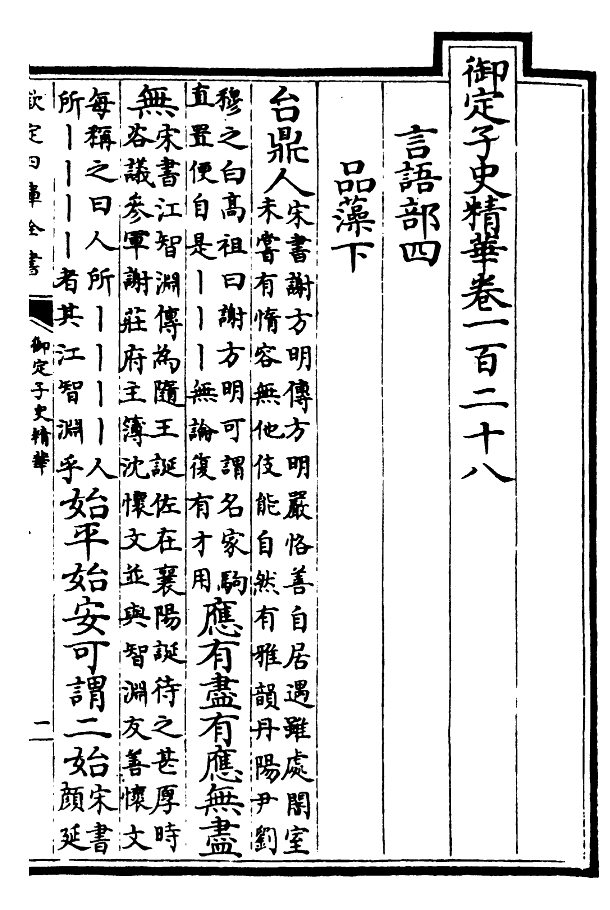
紅紫成章丘陵生韻

晉書慕容德載記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



｜｜｜俛仰則｜｜｜｜｜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四

品藻下

台鼎人宋書謝方明傳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闇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無論復有才用

應有盡有應無盡宋書江智淵傳為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人所｜｜｜｜｜者其江智淵乎

始平始安可謂二始宋書顏延

之傳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丨丨郡今卿又為丨丨丨丨丨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俗惡俊異世疵文雅見上

望雖不足才能有餘宋書臧質傳任奮之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書王元謨傳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清節必繼美吳隱之宋書王鎮之傳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丨丨丨將丨丨丨丨丨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

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荆楚仙人**宋書龔祈傳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也**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宋書自序沈林子簡素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後來佳器**齊書豫章王嶷傳入為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也**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齊書王儉傳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甞謂人曰｜｜｜｜｜｜｜｜｜｜｜蓋自比也**今之樂廣**齊書張緒

傳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也

正始遺風 齊書張緒傳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宜為宮職

過江未有人 齊書張緒傳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耳

使人不衣自暖 齊書謝超宗傳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齊書江斆傳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數歎曰｜｜｜｜｜｜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江東裴樂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也

閣下自有二驥 齊書劉繪傳豫章王嶷為江州以繪為左軍主簿隨

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丨丨丨丨丨丨也

卿過季偉我

非林宗 齊書樂頤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設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丨丨於茅丨丨丨丨郭丨丨

祖逖之流 梁書鄭紹叔傳紹叔以時刺史蕭誕以第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目而異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也

精神秀朗 梁書范雲傳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丨丨丨丨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卿相才 見上

王訓無謝彥回 梁書王訓傳還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丨丨丨丨丨丨

神情

不凡必成佳器梁書傅昭傳昭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歷日為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昂昂千里之駒梁書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

金山玉海梁書朱异傳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萬丈緣陟未登｜｜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還遠必有

千里之用

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梁書羊侃傳高祖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

荊南秀氣

梁書劉之遴傳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

千里

絕迹百尺無枝

梁書王規傳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文辨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

端右材

梁書蕭介傳侍中闕選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還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之｜也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

梁書蕭介傳初高祖

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即席之美也｜

東南美 梁書劉孺傳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雒陽才 見上

滕曾子 梁書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

當為儒者宗 梁書賀瑒傳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

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書庾詵傳子曼倩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

田鳳清厲植階｜｜｜｜｜｜｜｜意聖人陳書沈不害傳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乎

兩玉人南史謝晦傳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耳

蕭散直上南史王惠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有如萬頃陂見上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南史柳惲傳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明珠南史劉孺傳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也

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南史劉遵傳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單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雉此半天朱霞雲中白鶴南史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半天朱霞雲中白鶴 南史劉訏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歊矯矯出塵如｜｜｜｜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續按歊訏族兄

此子當準的人物 魏書宗室孚傳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 魏書宗室慶和傳東豫州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行責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從合浦當為宗室領袖我不妄談人物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丨丨丨丨丨丨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文武頓出其門魏書宗室嵩傳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悦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丨丨丨丨丨丨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留中所懷踰於甲兵魏書崔浩傳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尩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丨丨丨丨乃丨丨丨丨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

佳器 魏書盧元明傳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魏書高允傳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劉生堂堂搢紳領袖 魏書劉懋傳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朝之儒秀 魏書郭祚傳百官夕飲清徽後國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浩浩如黃河東注 魏書崔光傳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

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為髙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固今日之文宗也

有規檢禰衡無冰稜文舉北齊書盧文偉傳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思道｜｜｜｜

謦欬為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使人那得不畏服

物外司馬北齊書王晞傳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

此人風流警拔北齊書裴讓之傳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裴文季為不亡矣

佳舍人北齊書裴讓之傳歴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

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議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獨孤目之曰士禮｜｜｜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

公猶鏡　隋書高熲傳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按熲父賓賜姓獨孤氏

河朔英靈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之｜｜也

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書柳莊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矣

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隋書盧昌衡傳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論者以為美談

金城湯池　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

丨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悦

齊平寶鼎歸 北史魏宗室偉傳偉性温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丨丨丨丨丨為辭人所重如此

精神太遒 北史崔㥄傳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丨丨丨丨

趙李人物 北史李渾傳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丨丨丨丨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

北間第一才士 北史邢邵傳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丨丨丨丨丨丨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

能賦能詩 北史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陽休之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北史楊達傳達為人温厚有局度楊素每曰｜｜｜｜｜｜｜者唯楊達耳

業重黌金器成琢玉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勑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

激濁揚清｜｜｜｜｜｜｜｜日新厥德代不乏賢

舊唐書王珪傳時房元齡李靖温彦博戴冑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目無忌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

一代楷模

舊唐書李靖傳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乃下優詔加授特進

倉曹人物志

舊唐書李守素傳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証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

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旣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丨丨為丨丨丨丨可矣

霞開飈起 舊唐書孔穎達傳貞觀十八年圖形於凌烟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丨丨掞辭丨丨

海曲明珠東南遺寶 舊唐書狄仁傑傳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後來詞人稱首 舊唐書張九齡傳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也九齡旣欣知己亦依附焉

塵外孤標雲間獨步 舊唐書杜審權傳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真白璧沖粹

孕靈岳之秀精明含列宿之光｜｜｜｜｜｜｜｜｜｜春蘭秋菊俱不可廢舊唐書裴守真傳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也醍醐乳腐舊唐書穆贊傳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寒松千丈舊唐書穆寧傳論穆秘監之剛正如｜｜倚巖｜｜勁節鷙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竇羣傳論竇容州之敢決如｜｜｜｜｜｜｜｜｜瑞玉晴川舊唐書鄭朗傳詔曰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澹如｜｜天下文宗舊唐書陳子昂傳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

十首京兆司功王逺見而驚曰此子必為｜｜｜｜矣由是知名

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　舊唐書郎餘令傳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

當為國器聳壑昂霄　唐書房元齡傳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但恨不見其｜｜｜｜云

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薛收傳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令賜黃金四十挺

鳶肩火色騰上必速　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恐不能久

我家龜龍　唐書崔液傳液字潤甫尤工五

言詩湜數因字呼曰海子｜｜｜｜也

多識君子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雉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哉

五百歲一賢者生唐書員半千傳羈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

形如死灰心若鐵石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

曰｜｜｜｜｜｜｜｜云

識清貌古唐書韓思復傳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恨任不及宰相也

稚圭令之管蕭唐書張文瓘傳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吾所不及

盛德遺範唐書韋陟傳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盡在是矣

遺直遺愛兼之者魏公唐書魏知古傳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子產古｜｜｜｜｜其｜｜乎

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唐書盧奐傳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

後出詞人之冠唐書張九齡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也

朝廷羽

翮唐書李程傳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也

本求茂才乃得遷固唐書韋述傳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説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遂上第

當交二都之間唐書郗士美傳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矣

國瑞唐書劉晏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説試之説曰｜｜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楊氏之慶唐書楊嗣復傳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閲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也因字曰慶門

日角珠廷非庸

人相唐書李珏傳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

清廟之器唐書李珏傳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飣座梨唐書崔澹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言座所珍也

百鍊剛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或問所長華曰穎士若||之|不可屈

藥籠中物唐書元行沖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不可一日無也

三珠樹唐書王勃傳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唐書李邕傳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

｜｜｜｜｜但虞傷歎耳**謫仙人**唐書李白傳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玉界尺**五代史六臣傳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桂林之下無雜木**宋史李昉傳昭遺字逢吉宗諤從子也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非虛言也**大事不糊塗**宋史呂端傳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決意相之**風流安石瀟灑淵明**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謝｜｜｜陶｜｜之稱**經馳萬馬中能駐足**宋史王存傳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者其王存乎

鷙鶴摩霄不可籠縶宋書謝枋得傳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

光風霽月宋史周敦頤傳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

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宋史文同傳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隷行草飛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

氷壺玉尺纖塵弗汙元史黄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

｜消堅釋石桓寛鹽鐵論東方朔自稱辨畧｜｜｜｜當世無雙

憤憤僊僊姚姚劉向說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顔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於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浸水膏雨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

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産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産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産之仁愛譬夫子其猶丨丨之與丨丨丨乎康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日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文之烏獲

王充論衡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丨丨丨丨也

超而又超

王充論衡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丨丨丨丨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

鴻儒世之

金玉王充論衡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也奇而又奇矣河漢涇渭王充論衡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也其餘｜｜｜也精潔心

過於丹青荀悅前漢髙后紀讚曰王陵之徒｜｜｜｜｜｜｜矣通而不泰清而

不介王粲英雄記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者矣風雲之器袁宏後漢紀袁宏曰馬援才氣智畧足為｜｜｜｜｜躍馬委質編名稱量天下繩墨四

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

海袁宏後漢紀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之人揚清激濁｜｜｜｜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顯處視

月劉義慶世說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丨丨丨丨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如

牖中窺日見上

世之干將劉義慶世說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丨丨丨丨

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義慶世說世目李元禮丨丨丨丨丨丨丨

平輿二龍劉義慶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丨丨之淵有丨丨焉

九皋鳴鶴空谷白駒劉義慶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裵徊懸鼓之待槌

八音琴瑟五色龍章見上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義慶世說王公目

太尉｜｜｜｜｜三年少劉義慶世說阮光祿云王家有｜｜｜｜右軍安期長豫吐佳
言如屑劉義慶世說胡母彥國｜｜｜｜後進領袖豐年玉荒年穀劉義慶世說世
稱庾文康為｜｜｜｜｜穉穀為｜｜｜｜標鮮劉義慶世說世目杜宏治｜｜季野穆少穆少見上林
澤中為自道上劉義慶世說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
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風領毛骨不復見如
此人見上標雲柯而不扶疎見上樂託劉義慶世說謝中郎云王修載｜｜之性
出自門風文學鏃鏃無能不新劉義慶世說謝鎮西道敬仁｜｜｜｜｜｜｜｜亭
亭直上劉義慶世說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阿大羅羅清疎羅羅清疎見上

觸目琳琅劉義慶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因見季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見｜｜珠玉

明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之｜｜

單衣襜褕有餘劉義慶世說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則｜｜

嵯櫱劉義慶世說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

攀安提萬劉義慶世說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

遊雲驚龍劉義慶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如｜｜矯若｜｜

有天際真人想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

不復似世中人劉義慶世說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

湛若神君劉義慶世

說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嶽峙淵清 劉峻世說注李氏家傳曰膺｜｜｜｜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飈飈如行松柏之下

頵頵如玉山 見上

軒軒如千里馬 見上

飈飈如行松柏之下 見上

德為龍先聲化鶴鳴 酈道元水經注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鄉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峩峩南岳烈烈離明實敷儁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

傑出薄域 酈道元水經注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

問尚書令陳蕃徐穉袁閎誰為先後蕃答稱袁生
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穉｜｜｜｜故宜為先
孤峰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
劉肅大唐新語張說徐堅同為集賢
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
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
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
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
文如｜｜｜｜｜｜｜｜｜｜｜｜｜誠可畏
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裝
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
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
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
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
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
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

一時之秀也

半英雄 殷芸小說傅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龎統為｜｜｜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醉聖 王仁裕開天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

滕屠鄭沽 魏泰東軒筆錄王荆公為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快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

奇逸通脫驥子墮地 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真｜｜｜｜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朝

校對官檢討 臣 王坦修

謄録監生 臣 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鬼神通之管子――――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將――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道若祓云――――――――

櫎載而歸管子使天下諸侯以瘦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

持祿養交管子小臣――――不以官為事

釣名

管子|||之人無賢士焉牆有耳管子古者有二言||||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

令不虛行管子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

成軸管子夫||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

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管子||||||||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金玉滿堂老子||莫之能守|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舉火晏子國之間士待臣而後||者數百家

衆口鑠金晏子臣聞之近

臣嘿遠臣瘠｜｜｜｜楚國語作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晏子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

其應如響 子華子必以其類｜｜｜｜

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

四通八達 子華子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而｜｜游士之所湊也

不知甘苦 墨子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之辨矣

出其不意 孫子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商子公孫鞅曰臣聞之｜｜｜｜｜｜｜

不瞽不聾不

能公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王｜｜｜｜｜｜｜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貧者士之常列子｜｜｜｜死者人之終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孔子顧謂弟子曰｜｜｜｜｜｜｜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列子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中傷列子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只使墜之不能有所｜｜

放生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亦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

河漢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不近人情見上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孟浪莊子夫子以為——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子嘗——————

越俎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肯綮莊子技經——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新發於硎莊子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莊子——————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

以盡年　**師心** 莊子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者也　**內熱** 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與注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不可解於心** 莊子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見上　**風波** 莊子言者｜｜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肝膽楚越** 莊子自其異者視之｜｜｜｜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形骸之外** 莊子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不亦過乎　**安排** 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莊子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山也　**既雕既琢復**

歸於朴莊子奢聞之｜｜｜｜｜｜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而遊

華封祝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呼牛呼馬莊子昔者子｜我｜也而謂之牛｜我｜也而謂之馬

有數存焉於其間莊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可口莊子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於｜天門開莊子故曰
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弗｜矣見笑大方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
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
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於｜｜之家盳
洋而歎見上落馬首穿牛鼻莊子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是謂人筌蹄莊子｜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管闚莊子
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以窺索之以辯是直用｜｜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材與不材之間 莊子行於山中

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
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
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明
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歎曰周將
處夫｜｜｜
｜｜｜｜

目擊 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
｜而道存矣亦

步亦步趨亦趨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夫子｜｜
不可以容聲矣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
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匍匐而歸 莊子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直｜｜｜｜耳

數米 莊子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解衣般礴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聞人足音蛩然而喜莊子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莊子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之而｜｜｜｜之而｜｜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見上

鹵莽滅裂莊子昔予為禾耕而｜｜｜｜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陳人莊子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

開口笑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疲死喪憂患其中｜｜而｜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編虎須莊子料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不免虎口見上

平為福莊子｜｜｜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千里不留行莊子臣之劒十步一人｜｜｜｜

布施莊子生不｜｜死何含珠為

厚貌深情莊子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人心險於山川見上

强聒莊子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天下不取｜｜而不舍者也

酒保鶡冠子｜｜先貴食者注酒保貨酒者也

米鹽韓非子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掘之｜｜轉辯則以為多而交之

遠水不救近火韓非子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官於晉或官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人雖善遊子必不生

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　｜｜也今晉與荆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韓非子古者有諺曰｜｜｜｜｜｜｜

鴈鼎　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膠漆　韓非子堯無｜｜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吹毛求疵　韓非子不｜｜｜而不洗垢而察難知

矛楯　韓非子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韓非子鄙諺曰｜｜｜｜｜｜｜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蓬生麻中　荀子｜｜｜｜不扶而直

君

子道其常荀子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而小人道其怪大君子荀子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之門哉井井有條荀子｜｜｜兮其｜｜理也有治人無治法荀子有亂君無亂國｜｜｜｜｜

天君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規磨之說荀子是｜｜｜｜也溝中之瘠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養欲給求荀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人之｜｜｜人之｜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情文俱盡荀子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坐而言起而行荀子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之||可設張而可施|天圓地方呂氏春秋|道||道|聖人法之所以立上下天下太平呂氏春秋|||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呂氏春秋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此之謂至貴以不解解之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也

耳而目之呂氏春秋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年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年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以石投水呂氏春秋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

掣肘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其｜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

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無立錐之地 呂氏春秋無欲者其視有天下也與丨丨丨同

交淺言深 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攙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丨丨而丨丨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淮南子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今不古 揚子童牛角馬丨丨丨丨

發策決科 揚子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

啞爾笑曰須以｜｜｜｜｜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

羊質虎皮揚子｜｜｜而｜｜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童而習之揚子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

作輟揚子或曰何以處偽則｜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年彌高而德彌邵揚子｜｜｜｜者是孔子之徒歟

漏脯充饑鴆酒止渴抱朴子咀｜｜以｜｜酣｜｜以｜｜

奴顏婢膝抱朴子以嶽峙獨立者為澁吝疏拙以｜｜｜｜者為曉解當世

云云抱朴子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

三教文中子程元曰｜｜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上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

民不倦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諺曰｜｜｜｜｜｜｜｜注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講貫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受業見上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國語｜｜｜｜｜｜｜｜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馬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生氣國語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曰擇福莫如重｜｜｜｜｜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戰國策臣聞｜｜｜｜｜｜｜｜｜｜揣

摩戰國策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抵掌而談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行百里者半九十戰國策詩云｜｜｜｜｜於｜｜此

言末路之難

歡喜　戰國策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趙人畏懼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戰國策蔡澤曰吁君何所見之晚也夫||||||

蛇足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者終亡其酒

門下　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開罪　戰國策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於先王

亡羊補牢　戰國策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而||未為遲也

公子王孫　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親友 戰國策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即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

抱薪救火 戰國策以地事秦譬猶——而——也薪不盡則火不止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戰國策鄙語曰——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戰國策古之——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

壹敗塗地 史記高祖紀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

亡賴 史記高祖紀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

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妒賢嫉能 見上

有氣力 史記呂后紀朱虛侯｜｜｜

詿誤 史記文帝紀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上｜｜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當世得失

之林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也何必舊聞

小鬼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之神者

陳陳相因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武斷鄉曲史記平準書豪黨之徒以｜｜於｜｜

招搖史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注招搖翱翔也

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折衷史記孔子世家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丨丨於夫子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丨丨丨丨丨丨哉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丨丨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便宜施行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丨丨丨丨上來以聞

言人人殊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丨丨丨丨

諸生 見上

美如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

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丈夫｜｜｜耳其中未必有也注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

因禍為福轉敗多功史記管晏傳其為政也｜｜｜而｜｜｜而｜｜｜貴輕重愼權衡

罷休史記孫子傳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舟中之人為敵國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盡｜｜｜也

魚肉史記張儀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王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也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今君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

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食客三千 史記

孟嘗君傳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名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頼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有何面目 見上

唾面 見上

物有必

至事有固然見上掉臂不顧見上穎脫而出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夫賢
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
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
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非特其末見
而已無所有見上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
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
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於堂下｜｜｜｜所謂｜｜｜｜｜者也翩翩佳公子
史記平原君虞卿傳平原君｜｜｜濁世之｜｜｜也然
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
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
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利令智昏 見上

窮愁著書 見上

俾倪 史記信陵君傳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丨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史記春申君傳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擢髮 史記范雎傳丨賈之丨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負荊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丨丨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刎頸之交 見上

膠柱鼓瑟 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丨丨而丨丨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史記鄒陽傳諺曰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何則知與不知也

不羈 史記鄒陽傳使丨丨之士與牛

驪同　**先容**　史記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也　**無因至前**　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而｜也　**明珠闇投**　見上　**積毀銷骨**　史記鄒陽傳衆口鑠金｜｜　**草藁**　史記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闒茸**　史記賈生傳｜｜尊顯兮讒諛得志　**慸薊**　史記賈生傳細故｜｜兮何足以疑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史記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魏豹於河東　**緩頰**　見上　**腐儒**　史記黥布傳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為

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

掉三寸舌史記淮陰侯傳酈生一士伏軾——之——下齊七十餘城

備員而已史記申屠嘉傳自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按平原君傳毛遂自贊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意亦相似而常談所識則仿此

民以食為天史記酈生傳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人——————

目皮相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

成天下之大功而以丨丨丨恐失天下之能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丨丨丨丨丨丨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沾沾自喜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丨丨丨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不直一錢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丨丨丨丨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

首鼠兩端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丨丨丨丨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數奇史記李將軍傳
獨不｜｜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大將軍青亦陰
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李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將軍傳
贊諺曰｜｜｜｜土崩瓦解史記主父偃傳天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下之患在於｜｜
不在於何相見之晚史記主父偃傳書奏天子天子召
｜｜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
｜｜吞雲夢者八九史記司馬相如傳｜｜｜道不
也｜｜其於胸中曾不蔕芥
拾遺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
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
｜｜｜｜四年田器不歸五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史記
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汲黯
傳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丨丨丨丨丨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刀筆吏史記汲黯傳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丨丨丨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重足而立見上

後來居上史記汲黯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丨丨者丨丨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推轂史記鄭當時傳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丨丨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有味其言之見上

功令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丨丨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蘊藉史記酷吏傳義縱者

河東人也補上黨郡中令史記酷吏傳從縱治敢行少｜｜縣無逋事**不寒而栗**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救過不贍**史記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何暇繩墨之外乎**不能得要領**史記大宛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月氏｜｜**卑論儕俗**史記游俠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與世沉浮**見上**居閒**史記郭解傳邑中賢豪｜｜者以十數**談言微中**史記滑稽傳天道恢恢豈不大哉｜｜｜｜亦可以解紛**滑稽**史記滑稽傳淳于髡｜｜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甚有文理**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漢書景帝紀黄金珠玉|||用不識其終始

嗚呼漢書武帝紀翌日親登|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萬歲者三

惡少漢書昭帝紀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漢家自有制度漢書元帝紀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寛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本以霸王道襍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俗儒不達時宜見上

科第漢書元帝紀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歲以此|

丨郎從官
無萬 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丨丨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加功 漢書成帝紀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丨丨
比比 漢書哀帝紀郡國丨丨地動
摧枯朽者易為力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鑠金石者難為功丨丨丨丨丨丨其勢然也
不絶如綫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稍益衰微丨丨丨丨
一人鄉隅 漢書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丨丨丨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
銅錢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丨丨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係風捕景 漢書郊祀志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丨丨丨終不可得
挺身 漢書五行志丨丨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
縮朒 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丨丨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注師古曰朒音女六反
投鼠忌器 漢書賈誼傳里諺曰欲丨丨而

｜｜此善喻也

反唇相稽 漢書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而｜｜

履雖鮮不加於枕 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

頤指 漢書賈誼傳今陛下力制天下｜｜如意

如意 見上

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 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予｜｜｜｜｜｜｜｜｜｜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漢書司馬遷傳易曰｜｜｜｜｜｜按史記作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戴盆望天 漢書司馬遷傳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何以｜｜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薄技 見上

九

牛亡一毛 漢書司馬遷傳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與螻蟻何以異

談何容易 漢書東方朔傳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馬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

曲突徙薪 漢書霍光傳｜｜｜｜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取青紫如拾芥 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俛｜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畊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

顓門名經

顓門名經見上

直日漢書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用事

足以自娛漢書翼奉傳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

延年益壽漢書李尋傳宜急改元易號廼得——｜｜｜｜皇子生災異息矣

多謝漢書趙廣漢傳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問趙君注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令人言千萬問訊矣

如神漢書趙廣漢傳發姦擿伏——｜

見事風生漢書趙廣漢傳專厲彊蠭氣｜｜｜｜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

不可干以私漢書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五日京兆漢書張敞傳為

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

惶恐 漢書朱博傳遷琅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

毋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卑人 漢書劉輔傳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不可吕為主

豺狼橫道

不宜復問狐狸漢書孫寶傳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茍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

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吏門户適趣禍耳猬季遂不敢犯法實竟歲無所譴

布衣交上見耳目長上見同學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漢書王嘉傳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臣常為之寒心按賢董賢

尊師重傅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書國之將興｜｜｜而｜｜｜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鼻祖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隅

疏通證明 漢書儒林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注師古曰同

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按書孟喜

同門 見上

相思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悲感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按帷一作幄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